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何銓

事實類苑卷十三

宋　江少虞　撰

德量智識

向文簡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俟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

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卻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無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賔客飲宴㑹集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

那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曽考於國史熈寜中因見中書記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樞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僕射見筆談

呂文仲

呂文仲歙人為中丞有陰德咸平中鞫曹南猾民趙諫獄諫豪於財結士大夫根蔕特固忽御寶封軒裳姓名七十餘輩自中降出皆昔委諫營産買妾者悉令窮治

文仲從容奏曰更請察其人密記姓名俟舉選對之日斥之未晚真宗從之

李及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李及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反掌耳而使者精鋭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為禍乎及曰及待

江使者不敢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年高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桑湜

熙寧中王韶開熙州諸將以功遷官皇城使知原州桑湜獨辭不受曰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

官執政曰衆人皆受君獨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其知恥（涑水紀聞）

呂正惠

晉公言凡士大夫而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寛厚則無不中矣昔趙普在中書呂端為叅政趙普覘其為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聖上加賞未嘗喜遇聖上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見晉公談録）

盧億

盧億字子元范陽人簡儉純素有古人風在洛陽聞其子多遜參知政事家有賜金服玩漸侈億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吾未知稅駕之所矣（范蜀公蒙求）

潘承裕

潘承裕建安人有才識名重於州里王延政建國欲以為相承裕力諫有僭號不受偽署延政將殺之慮失人

心因於私第江南平建州甚禮重之以偽禮部侍郎判福建道凡一道之征租獄刑選舉人物皆取決焉告老以尚書致仕歸洪州西山子慎脩亦為要官臺城危入都為置宴使館懷信驛時弟從鑑光入貢亦留驛每王師克捷外庭入賀邸使督金帛之獻慎脩獨建議以國將亡而旅賀非禮但奉物以待罪名斯可也太祖大喜謂使者有禮立遣易供帳物加賜牢醴深歎重之

馮起

馮起文炳有清節不起第嘗僦舍圃田時侍御史趙承嗣掌市征起歷任憲府承嗣以官聯素重之屢往見起因為出已俸百千市之起固辭不受未幾承嗣以奸贓敗棄市由是名聞於朝蘇易簡在翰林夜台語此事太宗因此知起名後擢知制誥已上見楊文公談苑

呂許公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贓污狼藉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太后曰既聞而不劾何

也沂公曰方外之事須本路監司發擿不然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即所損又大也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為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進耿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諭時耿為侍御史遂以為轉運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於馬首云押進奉荔支到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旨意耿遂

密訪絳所為校輙泣曰福州之人以為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賜問然某尤為絳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因大喜遂留校於行臺俾之幹事既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遂首常納禁器於耿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謫耿淮南副使皆如許公之所料也

東軒筆録

澠水燕談

二

范文正公仲淹為參知政事建言乞立學校勸農桑責

吏課以年任子等事頗與執政不合會有言邊鄙未寧者文正乞自往經撫於是以叅知政事為河東陜西安撫使時吕許公夷簡謝事居圃田文正往候之許公問曰何事遽出也范荅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矣許公曰叅政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文正未諭其旨果使事未還而以資政殿學士知邠州見東軒筆録

薛化光

太祖征河東絳州薛化光上言凡伐木先去枝葉後取

根底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户供輸切恐歲月間未能下矣宜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兩界東山静楊林樂平鎮黄譯闗百井社合建城寨扼契丹援兵遝其部內人户於西京襄鄧唐汝給閒田使自耕絶其供饋如此不數年可平定矣其後果用其策而下河東化光簡肅之父後贈中書令

薛長儒

薛長儒為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

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儒挺身出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欲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儒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鈐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長儒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東齋記事

孔宗翰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為

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即斥去之今聖君宴犒羣臣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於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慚而歎服澠水燕談

呂文穆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

之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曹侍中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

赦也其用志如此

趙槩

王原叔曰趙槩與歐陽脩同在史館及同脩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同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淡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為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時脩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

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闇昧之事輕加污衊臣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恱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槩復令求出迺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為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並涑水紀聞

李文靖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沆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服文靖之識東軒筆録

王德用

叔禮為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有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閭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橫暴者將校相戒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諠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為所

給盡如是故諠譁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諠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張齊賢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

旅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丈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粗疏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盌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為數段又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然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

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早自給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負重而返並涑水紀聞

王文正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復服用僭侈

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効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正是騃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惟對以宜早名寇準為相云涑水紀聞

二

韓魏公言王文正母弟敎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

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三

契丹飛奏於歲給外別給假金帛上以示王文正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何其小哉上曰何以答之公曰立當以微物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外各借二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示有司契丹所借金帛二萬事屬小可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

四

寇公準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迺使人告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欲一使相望同年主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茍朝廷有所授亦當辭豈得以此私有干於人仍白之萊公不樂後上議寇準令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三十已登樞密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之使相令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萊公捧使相誥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茍非

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某知卿具道公之言

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凖可測公嘗不在都下

後入朝白於上前求奠哀慟久之在相府抑私遠嫌類

如此

五

王冀公欽若陳公堯叟馬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

因事相忿爭上名公公至則見冀公諠譁不已馬流涕

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乃叱冀公曰王欽若對

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厚上煩陛下呵譴臣居宰府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公退名冀公等切責之上怒未解冀公等惶恐手疏待罪者相繼以聞翌日上召公曰王欽若等事何如處分公曰臣曉夕思之欽若等當黜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四方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曰願至中書名

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候少間罷之未晩上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蕒公等皆罷

六

寇萊公凖在長安因生日為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以狀示公曰寇凖為大臣豈得如此僭越公覽奏而笑曰寇凖許大年幾尚騃耳因奏曰陛下撫服臣庶不欲令大臣被奢侈之名此奏顧録付凖必自改過萊公被命連表待罪而止

七

上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於上前公袖歸因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擬入告改卻王冀公曰此亦無害欽若沮而陰有奏陳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昨日得詩未暇再閲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公知節不拜且言曰公欲奉白而欽若沮之又曰王某略不自辨真宰相器也上顧笑而撫諭之

八

張徐公耆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大兵懼而欲為變有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曰若罪張耆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為不可上曰朕亦如此思之公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耆在樞密府臣以未若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耆為樞密副使諸帥遞遷謀者果定上語輔臣曰王某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九

有卜者上封事語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有朝士往還書上曰此狂妄果臣僚與之從游盡可付御史獄案公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草本並無言及朝廷事臣記往年亦曾令此人推步生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

力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去矣

十

王沂公曽李觀察維薛尚書映一日謁公公託疾薛有不悦之色公壻韓億時在都下見之一日以此啓白公公曰韓郎未之思耳王薛皆李之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答以何辭執政之大忌也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李有所請並見名臣遺事

事實類苑卷十三

事實類苑卷十四

宋 江少虞 撰

德量智識

王文正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謁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

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毁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設有闕望公勿遺公曰弟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二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愴惶入白公卧不答夜入對上曰臣僚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斬首以令衆公曰此正小人一時醉毆若斬之是禁人飲酒令

飲酒者皆懼車駕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歸京繫後府
申府公曰若從輕斷亦恐縱人令大赦可赦之矣
三
公為朝脩使自禁中乘輅車出都門百官餞於道乃憩
於傳舍兩禁請見叩公榮遇之盛公曰但覺愧及自不
安耳
四
臣僚上言諸司人吏公送名入仕上令徧閱之了無一人

其言者日有數輩上謂曰是人謗卿也公曰臣爲宰相或令百司補者吏人不爲過也臣親舊亦多恐假以臣名送去亦不可知言者必不妄終不自辨

五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樞密府特以聞上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得非不便公見之拜於上前曰此實中書之失堂吏皆遭責罰密吏惶恐白寇公曰中書密院日有相干自來止送房改易不期

奏白而使宰相謝罪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而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慚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

六

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弟因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名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耶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七

太宗皇帝一日命蘇公易簡曰卿看兩制中誰當大用蘇公云臣見同年王某有器識遠大不可量也太宗曰朕志亦先定矣公知之以女適蘇公之子者時蘇公母太夫人薛氏在堂每公至出拜叙同年之契嘗語薛氏曰使女子在夫人之左右乃報同年之知也已上見名臣遺事

王冀公

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大雨倉司以穀濕不

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將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任滿擢為朝官

李允則

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修河北城隍允則欲展雄州城乃置銀器五百兩於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請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日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涿州捕賊因令急築

其城契丹內慙不敢止也并涑水記聞

燕龍圖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環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鏍脚為鏁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見廬陵居士集

張師正

英宗即位赦天下凡内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是時荆南所給縑帛皆故惡不堪既陳於庭中軍士睨之失色揚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為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變起矣是時張師正為州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絺中所有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為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劍於庭下披胷示之羣校茫然自失遽

聲喏受賜而去東軒筆録

魏丕

魏丕作坊使舊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上令丕增造至千步求規於信信令懸弩子架以重墜其兩端弩勢圓取所墜之物較之但於二分中增一分以墜新弩則自可千步矣如其制造果至千步雖百試不差魏王别録

寇萊公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晉公遣中使齎勑往授之以錦

㸑貯劍揭於馬前既至萊公方與郡官宴飲驛之吏言
狀萊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問
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為萊公神色
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勑中使不得已
乃以勑授之萊公乃從録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靴至
膝拜受勑於廷升階復宴飲至暮乃罷

二

寇準從車駕幸澶淵每夕與楊億痛飲謳歌戲謔諠譁

常達旦上使人覘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憂矣敵兵既退求和親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乃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歲給金繒二十萬敵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許也利用辭去準召利用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勑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至其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車駕還自澶州畢士安迎於半道既而至京師士安罷相寇準代為首相

王化基

王化基為人寬厚甞知某州與寮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拜而不及幕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拜如此之重也向或知之化基無用此拜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叅知政事禮部尚書謚曰安簡

王濟張褪

景德初契丹寇澶淵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江河皆撤去

浮橋舟船皆泊南岸勑下河陽陜府河中府如其奏百姓大驚擾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獨不肯撤封還勑書且奏以為不可陜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不撤乃復修之寇相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為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濟性鯁直衆多嫌之及寇相出濟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張稷以此為三司判官轉運使並見涑水紀録

張乖崖

乖崖公鎮蜀時主帥平賊如風悸草亂久不寧息公謂主帥曰有平民無告者在黨中亦宜治之翌日帥送賊二十餘人請公治之公悉給公憑遣之曰各著去帥怒曰何擅縱賊人公曰昨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與足下化賊為民用固邦本

二

主帥帳下寵一虞候卒頗恃勢嚇民暴取財物皆吞聲

與之因民有訴其強奪者彼知公怒乃縋東城夜遯公差衙校往捕之約曰爾於擒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作迸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恟恟知彼已投井故浮議杜絶又免與主帥有不恊之名

三

川界既安兵未凱旋頗有驕色食必肥鮮衣必華煥而妻子是戀公慮其回兵日有顧望心遂密奏乞差上前心腹近臣可以彈壓得主帥者分其權勢然後抽兵即

無虞矣尋詔崇義副使入内内侍押班衛紹欽光同西川捉賊招安使衛風儀峻整詞氣讜直折衝行事帥不能違幕下軍吏悉皆畏憚遂旋抽兵赴闕一無顧戀者改元至道春二月衛入覲奏劒門署上官正守關有功遂詔授峰州團練使充西川招安使替主帥歸京公與上官氣義相得謀無不臧由是川路無拾遺矣公乃作撫蜀詩二十韻見本集

四

平李順賊明年有廣武揮卒劉盱者自懷安軍刼巡檢使率衆叛金帶衣甲衝破漢州西徃彭州路去公日與上官正及僚屬徃大慈寺奕碁飲射民間憂喜相半不知其由公料賊經永康軍將至蜀州謂上官正曰請行公約曰此去新津抵方井必遇賊彼疲我鋭擊之必克翌日至方井果與賊相遇掩殺殆盡上官凱旋公迎之歡讌盡日或謂公曰賊襲破數郡不逐之何也公曰彼賊勢方盛三日而四郡不守五日而兩川震驚若襲之與鬬

必彼勇而我怯㕐若待其氣衰擊之則勢如破竹

五

討劉旴兵士回有以帶賊首級而來欲謀為戰功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如學士之言果神明矣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切要將理公曰豈若是耶遂遣令悉擡舁來既至公先錄傷兵士功以帶首級來者次之是時軍情仰公賞罰至當相

顧歡躍公先於廳前分垜錢絹充卸甲例物公遂出迎
上官燕於衙署引甲士坐於東廂勞之曰喜汝等殺賊
勝回各各卸下衣甲領取例物歸營去衆皆肩抱錢絹
歡躍盈衢百姓不限親踈迎之相賀

六

景德中敵人犯邊河朔州郡多罹其毒兵士將深溝高
壘以自固未有議其出者時有一班行李居正避廟諱
者摧征賦於一鎮疾其凶横若是哀其老幼無辜鳩集

市人名慕丁壯出其不意邀以擊之奪其老幼婦女援送其家有位者雖壯其勇無與議其功者公時判三班院聞其名而不識其面乃嗟稱曰下位中有如此者而不預旌賞何以勸士大夫耶於是錄其壯跡條奏以聞特與遷官仍充閤門祗候既而不使知之李承恩之後夙夜念之莫知其由有人謂之曰所舉者乃張尚書也因詣謝之不得見閽者通牓子得字數行云公臨陣勇臨財廉涖事勤臨民仁加之畏慎此報國大效也所謝

近私不及相見李既得之愈勝一見捧玩佩服不離於懷李一旦推例有剩摠計士衡訪其履歷李以前事對即嗟嘆久之曰古人弗及也因命立石於三司廡下以備史之闕文

七

李畋苦痁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曽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公視事退屏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塲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故憫之

八

九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懐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閲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

戀行衆不敢譁趙濟畏之龍圖乖崖孫壻也嘗以此事告於韓魏公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已上並見忠定公語録

文潞公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厩為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宴飲如故卒氣沮卒無以為變出涑水紀聞

文公為相龐公為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於是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减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衆議紛紛以為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於官久不願為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閭閻皆為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他正由蓄養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為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頸曲身詐為短小以

欺官耳公乃言兵人苟不樂歸農何為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後數年王德用為樞密使許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復奏選廂軍以補禁軍增數萬人東軒筆録

韓魏公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絶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桌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

名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座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懼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座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公寬厚不已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二

孫和甫嘉祐治平間在中書編排文字嘗言公當昭陵末復土英廟未親政朝廷多故中書文字日盈於前一一從頭看看了即處置了接人更久處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不亂静而不煩如終日未嘗觸事者殊不似議了一件事讀了一紙文字精神意思半日不來

三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輙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不然從容喻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

之也

四

公言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説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氣和平如道尋常

事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則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某所能也

五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間最為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名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六

吳長文璟素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罪敗皆如其言

七

定州西北近邊山林舊禁斬伐其後楊懷敏言并以近裏淺山耕藝之地槩行禁止督州縣自枯河北巡邏日益嚴犯者輒致於法邊人或徙居失業公乃遣官行視

去北境尚五六十里足為防别定禁地揭牓諭之非令所禁者縱民採伐由是邊地六百餘里莫不感悦

八

禁卒有私逃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軍中執之以見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復見誠知擅去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公惻然考按得實即以情放軍中感激有垂涕者並見魏王别録

王沂公

王沂公當軸以重厚鎮天下尤抑奔競張師徳久次舘閣博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為魯簡肅所知一日中書議除知制誥一人魯盛稱張才徳沂公以未識為辭魯密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魯屢諷之張重違其意始縁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魯曰無以易張向已為公言之矣沂公曰張君器識徳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故當時士大夫務以沖晦自養澠水燕談

二

韓魏公言王沂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琦為諌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

狄武襄

韓魏公言狄青作定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

性素踈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賤卒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絶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並見魏王別録

范文正

慶歴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時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獨謂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竒異使為諫官必以

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徳朝廷政事本自修舉安用如此諌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東軒筆録

事實類苑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　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何　銓

事實類苑卷十五　　　宋　江少虞　撰

顧問奏對

雷德驤

雷德驤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德驤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瀆恐後世譜諜不明有以奴主為婚者太祖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嘆重

久之自後每德驤奏事雖在燕處爲御袍帶以見東軒筆録

王貽孫

太祖嘗問趙韓王曰男尊女卑何以男跪女不跪歷問羣臣無有知者惟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始拜而不跪韓王曰何以爲質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振譽玉壺清話

种司諫

真宗西祀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詣行

在乞臨幸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固神祇人民無不望
天光之下臨也上意未果名种司諫放以決之時种持
兄喪於家既至行在真廟攜之登鸛鵲樓與決雍都之
幸种懇奏曰大駕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方以孝治天
下翻事秦漢侈心封禪羣嶽而更臨游別都久拋宗廟
於孝為闕此其不便一也百司供擬頓仗事繁晚春蠶
麥已登深費農務此不便二也精兵重臣扈從車蹕京
國一空民心無依况九廟乎此陛下深宜念之乃其三

也上悚然曰臣僚無一語及此者放曰近臣但願扈清蹕行曠典文頌聲以邀已名此陛下當自寤於清衷也翌日傳詔鑾輿還闕臨遣疵人請幸宜不允真宗便欲邀放從駕至京放乞還家林上曰不久即當名卿湘山野録

王彦超

太祖微時嘗游鳳翔從王彦超遺十千遣之後即位悉徵藩侯入覲宴苑中縱酒為樂諸帥競論疇昔功勲惟彦超獨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願納符節入備宿衛

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從容謂彥超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對曰蹄涔之水豈足容神龍萬一留止安得有今日之事帝之受命非細事也楊文公談苑

趙韓王

太祖初即位趙韓王為相顧趙曰汝雖為相見舊相班立坐起也須且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臣為相正欲彈壓四方臣見舊相須在上不可更讓也太祖嘉之後因奏事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子挼而擲之趙徐

拾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如此一日因大宴雨驟至太祖不悅少頃雨不止形於顏色以至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久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樂官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當百姓得雨快活之際正好喫酒娛樂太祖於是大喜宣樂人就雨中做雜劇奏樂於是屢勸近臣百官軍員喫酒盡醉而散趙之為相臨時機變能回上

心也如此晉公談録

二

弭德超起自冗列為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加委遇時侍中曹公彬勲望特隆德超隂以計中傷誣其不軌太祖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趙公普再相秉鈞軸因為辨雪保證事狀明白上乃大悟即時竄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懌從容謂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内愧於心普對

曰陛下知徳超才幹而任用之知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必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至美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歴典方郡奸贓事覺下獄案劾欵尚未具時郊祀將近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諭旨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貸翊日宰相趙公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於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沂國文正公筆録

三

太祖一日名趙中令出取幽州圖以示之趙中令詳觀稱嘆曰必是曹翰所為也帝曰何以知之普對曰方今將帥材謀無出於翰此圖非翰他人不可為也翰往必得幽州然既取幽州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黙然持圖歸內春明退朝錄

僧贊寧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

僧録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廬陵歸田録

沈文通

英宗素憤戚里之奢僭初即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璋家犯銷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窮治知開封府沈遘從容奏曰陛下出繼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

然曰初不思也學士爲我平之沈退坐府召衆匠出衣示曰此銷金乎銷銅乎匠曰銅也沈即命火焚之而罷東軒筆録

竇儀

陶穀竇儀在翰林乾德二年正月范質王溥魏仁浦俱罷相傳趙韓王登庸制既下而韓王綸誥無宰相署勅詔問學士陶穀建議云自古輔臣未甞有虚位者惟唐大中甘露事後數日絶班當是時僕射令狐楚鄭覃奉

行制書今南省官亦可署勑儀曰穀之所陳非承平之時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府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以署勑太祖聞之喜曰儀之言是也即令太宗署勑以賜之金坡遺事

范文正

慶歷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知政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

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涑水紀聞

劉煜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之者會劉煜名還為左正言真宗名問凌策王某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某值歲少歉慮民為盜故以法治之使之易治則皆然真宗善其言本朝名臣傳

蘇易簡

太宗命蘇易簡詳講文中子有素遺子食多經羹藜糗

之說上因問曰食品珍琛何物為最易簡對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齏汁為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齏盎不暇呼僮披衣掬雪以兩手滿引數缶連沃渴肺咀齏數莖燦若金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腊殆恐不及屢欲作氷壺先生傳記其事因循未暇也太宗笑然之

丁晉公

真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懽恱談笑無間忽問市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進之遍賜宴席上亦頗愛之問其直中貴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一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記杜甫詩曰速須相聚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升三十上大喜曰甫之詩自為一時之史並出玉壺清話

魏諫議

魏諫議常出守利州兼轄一路巡檢使尋加户部員外郎未幾會卭蜀順賊作孽就差陜西至益州轉運使鈐轄一路兵車公事委寄之重時議榮之凡百運籌洞明利害於是徑馳單騎入諸雙闕既而闕門宣旨曰若有事即與中書評議公覆奏曰臣遠持國家機事取斷於宸衷致於獲罪而乃甘心匪爲宰相而來日方午太宗召對曰臣僚上言草寇些々少兼將寧靜公對曰臣之所

見誠恐上昧天聽今賊徒控扼藩方刼掠郡縣然上憑聖筭尅日剪除其如朝廷為之貽憂軍民為之騷動且西蜀阻險地逺王化更慮向此兇豎遺類接跡草莽未可詳焉太宗英悟從容聽納賜錢五十萬假甲第一區以安其家仍給公人警喝前後乘傳復往餘孽悉平咸平中王鈞盜發果符公先見之明也見聞見錄

李侍讀

李侍讀仲容魁梧善飲兩禁號為李萬回真宗飲量近

臣無擬者欲敵飲則詔公公居嘗寡談頗無記誦酒至酣則應答如流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滿引欲劇觀其量大醉起固辭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問之何故謂天子為官家遽對曰臣嘗讀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從容數盃上又曰真所謂君臣千載遇也李丞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也縱冥搜不及於此並見湘山野錄

劉綜

劉綜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從學遵誨遣齎貢見上綜時年十六歲奏曰臣外兄止以方物脩貢人臣之常節陛下解寳勒賜之臣别立殊績陛下當何以賜之敷奏清雅辭容秀徹太祖愛之謂左右曰兒非常材從容謂之曰吾委遵誨以方面不謂爾善之

涑水紀聞

李南陽

李至為叅知政事今上初即位朝士韓見素彭繪淳于

雍等數人連乞致仕上頗訝之謂宰相曰縉紳中多求退迹何也至對曰退迹者幾何躁進者蓋甚衆矣上默然後或引疾者皆遂其請亦仁者之言也

二

禮記月令篇舊第四鄭玄注孔穎達作疏皆依此篇自開元中李林甫受詔學者重加增損多所改易舊文其篇居第一至今用之李至任秘書監日因名對其事遂下館閣議胡旦草議狀取鄭李二家對較之凡數千言攻

林甫之失兼云貢舉試用孔疏而文注乃用林甫甚相

矛盾請復用鄭注爲是宰相吕端不能决報罷之後至

參政亦不能釐整其事已上並楊文公談苑

唐質肅

熙寧以來大臣盡學術該貫人主明博議政罷每留之

詢講道義彌日論及近代名臣始終大節時宰相有舉

馮道者蓋言歷事四朝不渝其守參政唐公介曰兢慎

自全道則有之然歷君多未可謂完節宰相曰借如伊尹

五就湯五就桀非歷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況擬人必於其倫以馮道竊比伊尹則臣所未諭也

始平公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上謁是時上新用文富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對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但彥博多私至於富弼則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

但怨之者毀之耳況前日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禄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以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見涑水紀

聞

張昭

劉鋹至闕下欲獻俘太廟莫知其儀時張昭以户部尚書致仕於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張昭與竇儀所定太宗遣學士李瀚就問俘廟之儀庶同參酌張昭卧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遺一字瀚遂心伏昭之該博玉壺清話

文潞公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公對

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乃職分耳然亦幸值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於中故臣等得效其忠懇耳上憮然有感

寇萊公

澶淵之役王超傅潛兵力不支遂致中外之議不一至有以契丹狃開運之勝聞於上者惟寇萊公準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賛之然而臣下終以未必勝爲言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真宗一夕召萊公語曰有

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卿以為如何萊公答曰不知何人發此二謀真宗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萊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真宗默然而悟遂決澶淵之行

呂許公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夷簡已許紳矣仁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曰何故久不除中

丞許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頷之自是知其直矣並見東軒筆録

司馬温公

熙寧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紀至曹參代蕭何為相國一遵何故事因言參以無事鎮撫海内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宴然衣食滋給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夫道

萬世無獘夏商周之子孫茍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雖周亦用商政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然則祖宗舊章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之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宣帝用高帝舊法但擇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頗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曰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虛為此紛紛也陛下視宣帝之為政何如茍卿曰有治人無治法故為治在得人不在變法也上曰人與

法亦相表裏耳光曰茍得其人則無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師矣故當急於求人而緩於立法也

二

壬午呂惠卿講咸有一德因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正月始和置於魏象是也有五歲一變者五載一巡守考制度於諸侯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世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是也前日司馬光言漢守蕭何之法則治變之則亂臣竊以為不然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挾書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謂之不變哉武帝以窮兵黷武奢淫厚斂而盜賊起宣帝以綜覈名實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顯殺蕭望之而漢道衰皆非由變法與不變法也夫以弊則不必變安得坐視其弊而不變耶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者謂實非聰明而妄作之非謂舊章不可變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因此

規諷又以臣制置三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為是則當從之若光言為非陛下亦當播告之使不惑厥旨名光詰問使議論歸一上名光謂曰卿聞呂惠卿之言如何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則非也正月始和置於象魏乃舊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於四孟月朔屬民而讀邦法也豈得為時變即天子恐諸侯

變禮易樂故五載一廵守有變亂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歲一變法也刑罰世輕世重者盖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壊不更造也大壊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日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講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利乎茍用利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

條例司何也惠卿曰司馬光備位侍從見朝廷事有未
便即當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豈可但已光曰
前者詔書責侍從之臣言事君嘗上疏指陳得失如制
置條例司之類盡在其中未審得達聖聽否上曰見
之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此則
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罪臣不敢逃上曰相與共
講是非耳何至乃爾王珪進曰司馬所言蓋以朝廷所
更之事或為利甚少為害甚多者亦不必更矣因目光

令退王珪進讀史記光進讀資治通鑑畢降堦將退上
命遷坐墩於門内御榻之前皆命就坐王珪禮辭不許
皆再拜而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
大夫洶洶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
也珪對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
使聞諸道路又不能知其虚實也上曰據所聞言之光
曰朝廷散青苗錢兹事非便今閭里富民乘貧者困乏
之際出息錢以貸之候其收穫責以穀麥貧者寒耕熱

芸僅得斗斛之收未離場圃已盡為富室奪去彼皆編户富民非有上下之埶刑罰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蠶食細民使之困瘁況縣官督責之嚴乎臣恐細民將不聊生矣呂惠卿曰司馬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錢令民願取者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錢草

東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陜西河東之病上曰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也光曰臣陜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今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王珪等皆起對曰坐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上曰未嘗罷也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歲減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

米而納錢棄其有餘取其不足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光曰皆細事不足煩聖慮陛下但當擇人而久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正謂此也上復與衆人講論治道至晡後王珪等請起上命賜湯濩謂光曰卿勿以嚮者呂惠卿之言遂不慰意光對曰不敢遂退

三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五代紀三十卷資治通鑑自治平三年置局每修一代史畢奏上書成總二百九十四卷目録考異各三十卷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悦漢紀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出涑水紀聞

事實類苑卷十五

事實類苑卷十六　　　宋　江少虞　撰

顧問奏對

盛文肅

景祐中王沂公曾呂許公夷簡為相宋綬盛度蔡齊為衆知政事沂公素喜蔡文忠呂公喜宋公埀惟盛文肅不得志於二公晚年王呂相失交章乞退一日盛文肅致齋於中書仁宗名問曰王曾呂夷簡乞出甚堅其意

安在文肅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亦不能知但陛下各詢以誰可為代者即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此問沂公公以文忠薦一日又問許公公以公垂薦仁宗察其朋黨於是四人者俱罷政事而文肅獨留焉廬陵歸田録

孫籍

真宗東封還羣臣獻歌頌稱贊功德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慎於盈盛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即詔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

趙韓王

趙普嘗奏太祖與某人為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以其人奏太祖亦不用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即碎其奏紙擲於地普顏色不動乃跪地拾之歸他日取所裂奏劄用糊粘綴復以奏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二

太祖時嘗以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

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趙普亦隨之上入宫普立於宫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

竇偁

竇偁字日彰與賈琰同事太宗府中琰性便佞太宗嘗與諸王府射琰侍側稱贊德美而多矯誕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我心哉坐中失色太宗亦為之不樂因罷會太宗出偁涇州後為參知政事太宗謂卿

何以至此曰陛下以藩邸舊恩至此太宗曰卿嘗面折賈琰之直耳范蜀公蒙求

畢士安

咸平二年十月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書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畢士安曰惡以誡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帝然之故命刊刻蓬山志忠言讜論

李懷忠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羣臣多不欲留時有節度使李懷忠乘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居此乎上乃還三朝聖録

王元之

太祖時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諸部殺之真宗即位詔羣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防邊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復與夏彼必感恩内附且使

天下知屈已而為人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賦足兵威強由所蓄之兵銳而不闕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官太冗皆不如制三曰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僅萬人乃紀以舊制還舉場於有司吏部銓擇官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勅注擬四曰澄僧尼疲民無耗罷度人修寺一二十載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小人懷忠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

奸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平夏欵附卒如禹偁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繫輕得養治於家至今行之

二

王禹偁為諫官上禦邊十策大㫖以為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彌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詗邏邊事行間諜以離其心遣保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

官以寛經費抑文士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久旱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並涑水紀聞

楊蟫

時辟楊蟫為益倅奏名上太宗不識蟫音尋字亟名問立名之因奏曰先臣命之不知其由兄蚡弟蜺盡從虫臣家漢太尉震之後今已孤不敢輙更上曰蟫有何義奏曰臣聞出羽陵蠹書曰白魚蟲也上嘆曰古人名字不

以日月山川隱疾尚恐稱呼有妨今以細碎微例名其子未知所謂也以御筆特去虫上賜名覃覃弟蚘之女妻夏英公閫範嚴酷聞於掖廷因率命婦朝後宮莊獻后苛責之方少戢玉壺清話

趙元老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艷吹媿鄰婦青唇之動桑間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劾中小官不當外交夷使

奏上神宗顧問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對乃問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三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隣夫見婦吹火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烟裡面大似霧中花其妻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君當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為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黒腕斜遥看烟裡面恰似鳩盤荼元老之強記雖恠僻小說無不該覽

范文正

慶歷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税范文正以為不可茶鹽商税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以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寛賦役然後及商賈今為計所當先也其議遂寢以上出筆談

二

范文正仲淹為右司諫章獻太后聽政忽遣一巨璫諭

之曰今後凡有大號令不須強拗三五年為一宰相不難致公覺其言甘必有所謂果誕告冬至日大會前殿仁宗率羣臣為壽有司將期公上疏曰臣聞王者尊極儀法配天故鹵輅馬踐廏芻尚皆有誅况屈萬乘之重垂冕旒行北面之禮乎此乃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耳陛下果欲為之太后賀於閨掖以家人承顏之禮行之可也抑又慈慶之容御軒陛使百官瞻奉於禮不順事遂已又獨銜乞皇太后還政疏曰陛下擁扶聖

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發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黄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之真主以享天下之養云䟽入不報湘山野録

龎莊敏

狄武襄既平儂智高仁宗欲以為樞密使平章事龎莊敏公曰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賜錢三十萬其慎重名器如此今青功不逮曹彬逺矣若用為平章事富貴已

極後肯為陛下用耶萬一復有寇盜青更立功陛下以何官賞之乃以青為護國軍節度諸子皆遷官厚賜金帛

呂文靖

初真宗上仙莊獻攀慕深切凡喪祭之禮務極崇厚呂文靖奏曰太后為先帝喪紀之數宗廟之儀不忍裁減曲盡尊奉此雖至孝之道以臣所見尚未足報先帝恩遇之厚惟是遠奸邪獎忠直愛惜民財拔擢時彥使邊

鄙寧靜人物常安皇帝德業日茂太后壽樂無憂此報
先帝之大節也

二

祥符中玉清昭應等宮成大臣率兼使領天聖中玉清
宮災莊獻泣曰先帝遵道奉天故大建珍館以盡祗肅
之道今忽焚燬何以稱先帝遺意呂文靖恐后復議繕
完因推洪範灾異之端特請罷營建遂懇讓使名玉清
遂不葺

司馬溫公

嘉祐中内臣凌允言死以其常有軍功勑給鹵簿司馬溫公言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習之人非有大勲大功而贈以一品給以鹵簿不可為法仁宗嘉納之

二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故事當賀司馬溫公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為隂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

為災尤甚不當賀詔嘉納其言後以為例

賈先生

臨淄賈岡公竦先生以著書扶道為已任著山東野錄七篇頗類孟子嘗奏諫書四篇謂丁謂造作符瑞以誣皇天欺先帝令幸謂奸發請明告天下白其事使後世無譏焉又謂謂既竄逐寇萊公猶在雷州請還萊公以明忠邪先生終以孤直不偶既晚得進士出身亦不樂為吏久之李文定公竊其告勑送吏部先生勉就之官

至殿中丞卒後門人李冠元伯劉顏子望相與謚曰存道先生初先生得出身真宗賜名同改字希德云

夏文莊

夏竦薨仁宗賜謚曰文正公劉原父判考功上疏曰謚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是時司馬溫公知禮院上書曰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遂改賜謚文獻知制誥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為

草辭於是太常更謚竦曰文莊

趙禹

景祐中趙元昊尚修職貢萊州進士趙禹庶明上書言元昊必反請治兵為邊備宰相以為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歸京師上言自理宰相益怒下禹開封獄是時陳希亮為司録言禹可賞不可罪宰相不從希亮爭不已卒從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官徂徠先生石守道有詩曰萊牧男兒怨議兵謂禹也

孫冕

咸平中孫冕言乞放江淮荆湖通商賣鹽許商人於邊入（闕）糧草或京師納錢帛一年之内國家預得江淮荆湖三路賣鹽課

范蜀公

范内翰景仁以宏才碩學時所推仰始立朝或不以鯁直許之仁廟春秋高少陽虛位首拜疏乞擇宗室親賢為皇嗣熙寧初將推行新法獨不肯阿比附議知不可

爭即告老歸第天下士大夫始知仁者必有勇也倦遊雜錄

陳晉公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性靡阿順總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便坐奏事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誚讓公斂板踧踖退至殿壁負牆而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從其議故當時言稱職者公為之首沂公筆錄

王昭明

韓魏公嘗稱内侍王昭明絶不類内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深治之令蘇安鞫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錬成就乞不録問昭明為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為監勘正欲盡公道鍛錬何等語也歐陽遂清脱魏王别録

余襄

慶歴中開寶寺塔災國家遣人鑿塔基得舊瘞舍利迎入内庭送還本寺令士庶瞻禮闕言在内庭頗有光

怪將復建塔余襄曰彼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與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用異也梁武帝造數千塔舍利嘗有光臺城之敗何能致福其塔乞更不營造仁宗從之

二

乾道中天下蝗旱范文正公安撫江淮回以太平州貧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抑奢侈 澠水燕談

李宗諤

咸平初脩太宗實録命錢若水主其事若水舉給事中柴成務起居舍人李宗諤侍御史宗度洎予及職方員外郎吳淑上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巳後此時在中書日事史筞本憑直筆儻子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許餘悉可之楊文公談苑

王沂公

真宗初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劄子乞於山陵巳前一切内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

今後乞兩府行下文字中書候宰相參政密院樞密副使簽書方可許中外承受兩宫可其奏晉公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矣

二

真宗晏駕二府同受遺詔輔立仁宗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時參大政獨執之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非國家常典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雖深憾其言然權字遂不敢

去魏王别録

張乖崖

忠定公後自金陵入苦腦疽未陛見御史閤門累有奏上寛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懐乃抗論近年以來虚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丁謂王欽若啟上之侈心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澠水燕談

薛簡肅

明肅太后從謁太祖詔禮官草儀時學臣闕 周官后服進議闕 佞者密請曰陛下垂簾聽大政號兩宮尊稱山呼及輿御皆王者制度入太室豈當以后服見祖宗耶遂下詔服袞冕諫疏交上後宰相執議俱不聽之不得已將誕告類薛簡肅公以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荅是夕報罷

事實類苑卷十六